



有些书，出版不久就过时了；有些书，却常读常新，接近不朽。在满坑满谷的书海，怎样才能找到值得一看的好书？

名家支招

如今的书店，成了闹哄哄的大卖场，难有翻书选书读书的气氛。选书，首先成了一件头疼的事情。满眼书海茫茫，不知何处可以拢岸。书的琳琅满目，其实是在花哨之中暗藏着浮躁，越发地让人眼花缭乱。

好多朋友问我，如此乱象，进书店如何选书？说实在的，我已多日不

另辟蹊径。

四不选腰封上一串名家联袂推荐的书。这类的书未必一定没好书，但我是上当受骗多次，有些一朝遭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这类书商业操作色彩鲜明，拉大旗作虎皮，拉一串名人唬人，这些名人碍于情面，往往根本没有看过书，却一起加入叫卖的大合

包装的花哨，不是看印制的精美，而是首先选作者。选书选到最后，只剩下这最简单却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因为作者是书之本，是书之魂，会对他自己的书负责。因此，我只选那些我信任的作家和学者的书，我会尽可能地买全他们过去出版的旧书和新近出版的新书。对于陌生名字的作者的

# 选书重在选作者

肖复兴

去书店，选书，只在网上或图书馆，或听孩子的推荐。因此，面对那么多其实大多是可读可不读的书，我只能说，首先不选的是什么样的书（仅限于文学和社科类）。淘汰下来范围缩小，可选的书容易水落石出。

一不选太老的书。太老的书，尽管花样翻新，包装翻新，内容大致相同，如果不是为了专业研究，尽可以不看。特别是对那些老书的新解新讲和新的点评本，不如选旧本更可信，比如讲杜甫，不如看清·蒲起龙的《读杜心解》；看《红楼梦》，不如看脂评本，或者，索性就看原著。

二不选太新的书。太新的书，尽管有媒体的宣传炒作，但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可捞出的实在干货不多。因为没有经过时间的筛选和考验，很容易名实不符。因此，除了自己信任的作家和研究者的书，再卖力的吆喝声盈于耳，一般我不会动心。

三不选各种年选本和丛书套书。不是说这类书一无是处，是说这两类书往往鱼龙混杂。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，如今的年选本编得并不尽心，不少根本谈不上编和选，而是剽在篮里就是菜，不大负责。和上世纪30年代鲁迅等人编选的小说小品文选集的质量不可同日而语，甚至不如60年代周立波编选的散文年选本，起码还有一个对每篇文章认真的点评，让读者明白为什么选了这篇文章。丛书和套书，更是容易茄子搭着葫芦卖，质量参差不齐，给人一种堆堆儿卖菜的感觉。与其不留神咬一嘴沙子，不如

唱。我每看到那灿烂的书封，总会想起选美比赛那些缠裹在美女身上的缎带，随猫步一起性感地扭扭摆摆，有些不伦不类。

五不选报告文学和新写的名人传记。如今的报告文学，好的凤毛麟角，总体而言已失去改革开放伊始时的风骨和品质。不是什么瑕不掩瑜，而是瑜难掩瑕。大量的，名为报告文学，不仅没有了什么文学性，更缺少了对现实真诚的介入，仅仅沦为为资本或权势打躬唱喏之作。至于名人传记，不论是自己写的，还是他人撰写，更多可疑，极易沦为表扬与自我表扬，成为妆后的彩照。

这样五类书不选或慎选，删繁就简之后，再来选书，似乎会好一些，心容易清爽，眼也会明朗一些。当然，这只是我自己的一孔之见，不足为训。不过，读书，其实应该是越读越少，而不是越读越多。人这一辈子，读书读到最后，书架上剩下的可读的书，就是那几本，那几位作家或学者的著作而已。

坐拥书城，尽享六宫粉黛，是年轻时读书时的心态。对于我而言，如今选书，不是看宣传的热闹，不是看

书，我会先了解一下，觉得可以信任，并确定自己确实有兴趣，才会对他们下箴箴。

如今的图书市场混乱而浮躁，有很好的出版家，也有混世的出版商。图书市场已经成为了江湖，水很深。选书真有点儿比选对象还难。切记：买书有风险，选书须谨慎。

## 以人为本管城市

刘国昌

城市管理工作已有几千年悠久历史，但城管部门独立设置时间较短，人们对城管的了解很肤浅。春节前夕，一本名为《和谐城管年度人物（2012）》的新书摆上案头，细细品读，深为城管人的道德风采所感动。全书介绍了22位从全国各地筛选出来的城管人物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以人为本。内蒙古扎兰屯市城管局长申迎春，针对流动商贩“打游击”、“捉迷藏”、“阻塞交通”等现象，要求队员树立“管理必先服务”的理念，给流动商贩设置“经营档案”，还为他们统一制作了水果车、修车棚、修鞋亭，配备了遮阳伞，形成了一个个整齐有序的摊点群，使流动商贩各得其所，也方便了市民。山东省胶州市城管局长王桂懂有个记录本，记着哪个楼下的水井盖丢了，哪条街的雨水篦子破裂，哪里的垃圾桶坏了，并协同有关部门尽快解决。邹聪是湖北省麻城市城管局执法大队中队长。麻白路有对占道卖蘑菇的黄姓夫妇，摊子摆到了路中央，还多次以轧坏蘑菇为由敲诈司机。邹聪去做工作，不料竟被打伤住院。出院后他无悔无怨，多日奔波，终于为黄姓夫妇安排到一个固定摊位，还经常帮助他们联系蘑菇销路。

现代城市管理是一个新课题。相信随着时间推移，城管工作必将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最佳定位。

## 神州

张稚丹

# 睁眼看见世界



很多事情，不知道背景，就很难了解它的意义所在。就好比不知道我小时候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瘠，就无法理解《林海雪原》对于我为什么如光如电。

我在河北怀来县一个果树场度过少年时代。那种生活表面上是写意浪漫的：除了上课做作业外，春天看果园雪白梨花开放，夏天捉蚂蚱喂鸡，秋天遛果子（在采摘完的果园捡漏）、溜白薯、接树叶，冬天拣树枝、拾煤核。夏天的晚上，我们聚在平房间的一块空场，翻筋斗、下软腰、跳舞，直到星星闪亮，爹妈们的呼唤传来：“三儿！”“枝子！”“二平！”小伙伴们才四散回家睡觉。

现在才体会当时生活的艰难。每个月全家才半斤油，做菜时妈妈只放几滴。每月一斤肉，要到很远的地方买来，所以盼着过年食堂杀猪。细粮只有30%，每天吃高粱米饭、窝头。冬天买回的煤是火力很软的煤末，要用黏土和成煤泥，填入灶中，非做饭烧水时间，都封着火，只扎一个小眼让火不灭。以至冬天的早晨，屋里的水缸结了层薄冰。

可看的书很少，除了开学发的新语文书，就是爸爸那份《参考消息》，大人议论，我还插话卖弄看到的半懂不懂的东西。

大概上四年级的样子，我到桂梅家串门。呵呵，那时候连门都不用敲，直接推门进去了。她家炕上放着本很厚的书，上面写着《林海雪原》。我一翻起来就放不下——比语文书好看多了！人家吃饭的时候，我必须回家了，可借书回家的她二姐不让我带走。我只好第二天再来。有时候，她家里人出去了，只有我赖在她家炕头，捧着书，读啊读啊。

英俊机智的少剑波、勇敢老练的杨子荣，复杂的情势、残酷的战斗，为

人民赴汤蹈火，多么辉煌的革命英雄主义！哦，原来世界不止是果树场这么大，原来生活不止是劳动、吃饭那么单一乏味，原来每个表面平常的叔叔阿姨内心都会有思想活动，原来世上还有那样目光炯炯的英雄……尤其是“少剑波雪夜萌情心”那段，少剑波与白茹之间微妙的情动、似有若无的情愫，让幼小的我初窥轻纱后的爱情。这种感情，在那个年代是禁忌，似乎先天就带着罪孽，但这令人心神悸动的、纤细脆弱的东西是多么美啊！

初到人世，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已无法记忆。这仿佛又是又一次睁开眼睛。列缺霹雳，丘峦崩摧，洞天石扉，訇然中开。这是一种魂魄的惊醒，清晰地看到世界——一个由一个个简简单单的方块字构筑起来的虚空的、精神的，或者是更为真实的世界。

可能是沾了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光？因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被打成“大毒草”的《林海雪原》以一种被默许的姿态私下流传着，很多人的读书经历里都有这本1957年出版、印数大约600万册的书。它为无数人贫乏的阅读生活增添了一缕文学的、人性的色彩。

后来看到封皮破烂的《苦菜花》，脑子里固有的很多观念被颠覆。地主在收割季节给长工短工吃得很好，漂亮的地主小妾也会爱上一身臭汗的年轻长工？当时还不懂得区分这是情还是欲。刘文采、黄世仁、南霸天和这里面的地主，哪个是真实的？或者现实世界足够大，充满了各种可能？

文学的世界、文字构成的世界，让我对果树场之外充满了好奇和向往。它们一步步地引领我，走上今生这条无法回头的路，阅读，成了我最为愉悦的娱乐。我不再介怀财产的多少、居所的大小、衣着是落伍难看还是时尚雅致……因为我知道，有另一个世界始终存在。精神，是那里的通行证。

## 我的启蒙书

## 舒乙的书房

杨鸥



舒乙在书房中

名人书房

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路遥先生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那是父亲节衣缩食、用牙齿缝里省下的钱为我购买的。它没有华丽的词藻、扣人心弦的情节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，但作家用心血和真诚写成的文字，像太阳一样，温暖了我的心。

1994年，我以全县文科最高分被安徽重点高校的新闻系录取，进入朝思暮想的象牙塔。然而现实的校园与我梦想中的相去甚远：成绩不再是评价学生唯一的标准，关系、路子含金量更大；穿什么品牌的服装、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、谈什么样的女孩、开什么汽车，成了时尚；昔日“过街老鼠人人喊打”的校园情人，已大摇大摆登堂入室；而寝室发生的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失窃事件，搞得人人自危、提心吊胆。

一朝圆梦的喜悦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困惑和迷茫。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；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。”从中国最偏僻、最落后的乡村走来的我，慢慢迷失了方向。

一天，百无聊赖、无精打采的我，打开样式陈旧的木箱，看到了箱底那本曾经非常熟悉和亲切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重读，我被字里行间流淌的温情所感染：是的，人在转型期，产生这样那样的困惑和迷茫，并不奇怪，关键是如何把握机遇，走好人生的下一步。浮躁的心静下来了，莫名的烦躁消失了。连江南的阴雨也似乎温情了许多，不再那么讨厌了。

下铺看我那么迷，天天央求我给他看看。我装作勉强的样子，说自己刚刚看，要他等一段时间。他跑遍了各家书店也没有买到，给我打了一周的开水，才实现一睹为快的愿望。我倒不是吝啬，是想让他明白“来之不易”才倍加珍惜的道理。

随着小说在同学间传递，城乡间的隔阂消失了。城里的同学知道在他们的生活之外，还有那么多的人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，对农村学生的节约、小气，甚至寒酸、贫穷，多了几分理解和同情，剩饭剩菜少了，互谅互让多了；农村的同学，受到主人公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方所能及地追求美和整洁的启发，到价格低廉的批发市场为自己添置了牛仔服、运动鞋，实在太困难的，也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青春的气息和笑容又荡漾在我们的脸上。从小锦衣玉食的女同学甚至像润叶姑娘一样，把节省下的饭菜票给了家境不好、但饭量很大的我。大家由冷漠和对立、嘲笑与玩弄变成了亲兄弟、好伙伴，下定决心要像路老师那样，把苦难作为人生的财富，成为一个有用之人、忠义之士。

10年后，同学相聚，无限深情地提到了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说它功不可没。感叹当年的马加爵和他的同学如果读到它，就不会发展到剑拔弩张、刀兵相见的地步。

而今，我遇到高兴的事，喜欢读一读它，它让我冷静；遇到困惑和迷茫时，它帮我找回曾经的梦想和快乐；遇到挫折和打击时，更要读一读它，重新振作精神，点燃奋斗的热情。它像温暖的、永不落下的太阳一样，引导我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，教会我拒绝诱惑和奢望，做一个正直、有良知、大写的人。

预。这些建议都被中央采纳了。

舒乙有很多社会活动，时间安排得满满的。他每个月有一两次被邀请讲演，还在央视四套的“文明之旅”栏目讲文化，被选为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。社会活动之余写作、画画，每年写四五十篇散文随笔并出书，谈文化、谈老前辈、谈老舍。他读书很杂，主要读一些历史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书。他说：“年纪大以后，涉猎就比较广，文化越老越值钱。”他已经举办了17次画展，今年5月要去巴黎办画展。他没学过画，画画是无师自通，他说自己画画不靠技巧，靠感情。他的画构图奇特，别出心裁。

舒乙透露他还将有个大动作——他和姐妹们商量好要把老舍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捐给国家。老舍和齐白石是好朋友，齐白石那幅著名的画“蛙声十里出山泉”就是老舍点题，题目是查初白的一句诗，构图也是老舍出的主意。舒乙打算将这些画捐给中国作家协会，存到中国现代文学馆。

**链接** 舒乙，当代作家，1935年生于青岛，北京人，满族。早年从事林业木材研究，后开始创作，以散文、传记为主，兼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，1986年出版第一本散文专集。现已出版《我的风筝》、《老舍》、《大爱无边》等专著13部，获“十月优秀散文奖”等奖项。他的中国画被当代油画大师詹建俊称为“现代文人的现代画”。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、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、中国老舍研究会顾问。



本版刊头设计 常云龙

## 《平凡的世界》——心中的太阳

周建道

